

理想化认知模式下《黄帝内经》中“淫”的英译研究

张小微,刘艾娟

(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北京 102400)

[摘要] 多义性是中医语言的特点之一,体现了中医特有的认知方式,同时也是中医翻译的重点、难点。《黄帝内经》是中医四大典籍之一,书中多义词数量众多。“淫”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多义项概念,在书中共79见,义项多达10个,含义涉及自然现象、生理病理等方面。理想化认知模式从命题、意象图式、隐喻和转喻4种认知模式出发,探讨多义范畴构建的过程,为多义词的理解和翻译提供了系统的思路。在理想化认知模式理论框架下分析《黄帝内经》中“淫”的语义范畴构建过程,参照《黄帝内经》两个代表性译本的译文,提出“淫”字不同义项的建议性译文。在此基础上,提出理想化认知模式下中医术语的翻译思路和方法。

[关键词] 理想化认知模式;《黄帝内经》;多义词;淫;中医翻译

[中图分类号] R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51X(2025)06-0222-06

DOI:10.13862/j.cn43-1446/r.2025.06.044

Study o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Yin" in *Huangdi Neij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

ZHANG Xiaowei, LIU Aijuan

(School of Humanities,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2400, China)

[Abstract] Polysemy is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language, which reflects the unique cognitive approach of TCM, and is also the focus and difficulty of TCM translation. As one of the four classic TCM works, *Huangdi Neijing* contains numerous polysemous terms. The term "yin" is a significant polysemous concept in the text, appearing 79 times with up to 10 distinct meanings, covering natural phenomena, phys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aspects. The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 (ICM)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polysemous categories through four cognitive patterns: proposition, image schema, metaphor, and metonymy, providing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and translating polysemous term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semantic category construction of "yin" in *Huangdi Neijing* within the TCM theoretical framework, proposes recommended translations for different senses of "yin" by referencing two representative translations of *Huangdi Neijing*. On this basis, this study proposes translation approaches and methods for TCM term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ICM.

[Keywords]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 *Huangdi Neijing*; polysemy; yin; transl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认知语言学在认知科学与语言学的深入结合下应运而生,它将互动体验、感知和概念化^[1]作为语言研究的重点。认知语言学相关理论为多义词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其中原型理论、基本层次理论已被应用于中医典籍中多义词及术语的翻译研究^[2-5]。上述理论将多义词视为一个多层次结构的原

型范畴,为研究多义词语义范畴的内部结构提供了认知路径。理想化认知模式(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 ICM)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探究原型和多义范畴构建的认知过程,有望从更为系统的视角探究多义词诸多义项形成认知模式。

中医典籍中的多义词浩如烟海,给中医的理解和翻译带

通信作者:刘艾娟,女,教授,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

来巨大挑战。“淫”是《黄帝内经》中一个重要的多义概念。本文从ICM出发,探究《黄帝内经》中“淫”字语义范畴构建的认知模式。在此基础上,笔者参照《黄帝内经》两个代表性译本,提出“淫”字各个义项的建议性译文,并总结不同认知模式下衍生的义项相对应的翻译策略,助力中医术语英译的系统化和学理化。

1 理论概述

ICM是George Lakoff在《Woma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一书中提出的概念,用来解释语义范畴和概念结构。书中将ICM解释为“组织知识的结构,并被用于范畴的构建和推理”^[6-8]。ICM是建立在许多认知模型(cognitive model, CM)之上的一种复杂的、整合的完型结构^[9]。CM是人们在认识事物、理解世界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相对定型的心智结构,是组织和表征知识的模式,由概念及其间的相对固定的关系构成^[10]。ICM在4种认知模式^[11]的基础上构建而成,包括命题模式、意象图式模式、隐喻模式和转喻模式。(见图1)前两类模式旨在解释ICM的内容和基础,后两类模式用作ICM的扩展^[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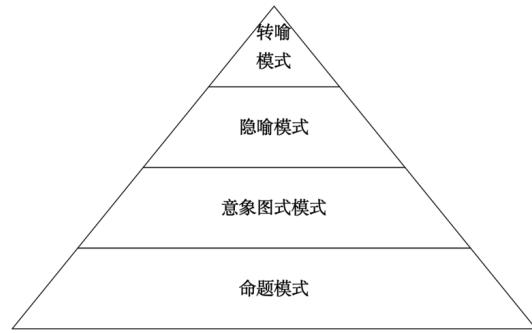


图1 ICM下四类主要认知模式

1.1 命题模式 命题模式源于Fillmore提出的“解释框架”(interpretive frame)。Fillmore认为词语是经验范畴化的表征,“框架”在语义含义的描述和理解中提供背景知识和经验^[10]。一个命题以一种连续的、类比的经验或理解模式存在,具有足够的内部结构以允许推理^[11]。命题模式是外部世界的实际映射或投影,在这个过程中概念只是对世界元素、属性和关系的反映,其中没有想象力的参与^[12]。

1.2 意象图式模式 意象图式模式源于Talmy^[12]和Langacker^[13]对于空间术语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语言表述上的跨语言差异可以通过结合普遍图式和相关隐喻视角来分析,如路径、区域、接触、各种力等。Lakoff认为“意象图式是我们感觉-运动经验中反复出现的模式。这些模式可以用来对经验进行理解和推理,也可以用来构建和推理抽象概念”^[6-7]。且意象图式可与概念隐喻能力相结合,允许人类将经验结构从感觉运动体验的超想象领域映射到非想象的(超抽象)领域^[14]。

1.3 隐喻模式 Lakoff和Johnson指出人类的概念系统本质上是隐喻性的,并提出隐喻的本质是从一种事物的角度理解和体验另一种事物^[15]。作为表征概念系统的符号——语言,也显示出隐喻特征。隐喻模式涉及一个域的命题模式和意象图式模式向另一个域中的相应结构的映射。该模式用于更广泛的事件(尤其是抽象概念)的概念化、推理和理解^[16]。

1.4 转喻模式 与隐喻模式一样,转喻模式也涉及以一事物

去理解另一事物。但不同之处在于,转喻模式中,2个事物处于同一认知域。因为隐喻的发生基于2个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而转喻的发生则是基于2个事物之间的“临近性”^[16]。Lakoff将转喻定义为:在同一认知域中容易感知的部分被用来理解整个或另一个部分,也就是使用一个实体来指称与之相关的实体^[15]。

2 ICM下《黄帝内经》中“淫”字语义范畴构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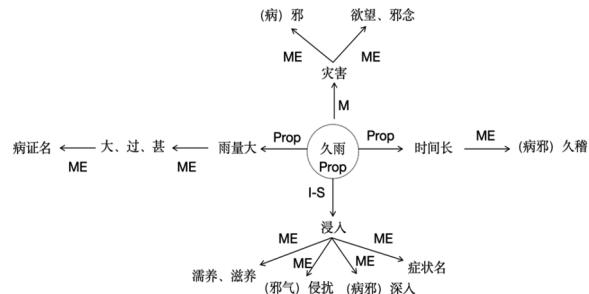
“淫”字是《黄帝内经》中一个重要的多义概念,已有多位学者关注到“淫”字的诸多含义^[2,17-18]。但上述研究将侧重点放在不同语境下“淫”字的义项梳理,未能深入阐释各个义项之间的认知模式。ICM为多义词语义范畴的分析提供了系统的分析框架,从深层次认知机制去阐释语义的衍生^[19]。本节首先梳理《黄帝内经》中“淫”字的主要义项。在ICM理论框架下,探讨“淫”字原型义建立的认知模式,以及在此基础上非原型义衍生的认知模式。

2.1 《黄帝内经》中“淫”的语义分析 “淫”是中医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其在《黄帝内经》中的语义丰富。笔者对2017年邢汝雯《黄帝内经》注释本^[20]正文中79个“淫”字进行统计分析。在分析《黄帝内经》具体语境的基础上,参考前人的相关研究,发现《黄帝内经》中“淫”字共10重含义:久雨;(病邪)久稽;大、过、甚;濡养、滋养;(邪气)侵扰;(病邪)深入;症状名;(病)邪;欲望、邪念;病证名。(见表1)

表1 《黄帝内经》中“淫”字义项及其频数

序号	义项	频数
1	久雨	3
2	(病邪)久稽	2
3	大、过、甚	6
4	濡养、滋养	2
5	(邪气)侵扰	14
6	(病邪)深入	6
7	症状名	6
8	(病)邪	33
9	欲望、邪念	3
10	病证名	4

2.2 《黄帝内经》中“淫”字的范畴化认知模式 本小节在ICM的框架下,探讨《黄帝内经》中“淫”字10个义项背后的范畴化认知模式,并以语义范畴图的形式呈现分析结果。(见图2)



注:Prop表示命题模式;I-S表示意象图式模式;M表示转喻模式;ME表示隐喻模式。

图2 ICM下“淫”字的语义范畴图

2.2.1 命题模式下中医“淫”字的义项 直接基于我们感知

的基本层次概念属于命题模式^[15],认知网络中的基本层次概念包括实体、动作、状态、属性^[9]。在《黄帝内经》“淫”字的所有义项中,“久雨”这一义项源于人与客观世界的直接体验。“淫”的古字形由“氵”(表示水)和“衾”(表示雾气)两部分构成。汉字是典型的象形文字,“淫”字在诞生之初就与“多雨水、多雾气”密不可分。《说文解字》^[21]云:“一日久雨爲淫。”古人通过观察“久雨”这一现象将其与字符“淫”联系起来,“久雨”便成为了“淫”字的原型义。在此基础上,“久雨”这一自然现象本身所具有的属性也被纳入“淫”字的语义范畴,如“水量大”“时间长”。因此,“久雨”及其两大属性共同作为进一步范畴化的基础。

2.2.2 意象图式模式下中医“淫”字的义项 意象图式模式是在命题模式的基础上,产生的更抽象、更广义的概念^[9]。Lakoff和Johnson曾总结了几种基本意象图式类型:容器图式、部分-整体图式、上-下图式、路径图式、平衡图式等^[15]。其中,容器图式是中医中较为常用的图式,同时也是人们最先构建的图式。人们把人体看成是一个巨大的容器,进而形成了“里-外”“进-出”等概念。“淫”字义项也体现了容器图式的运用,人们通过观察发现“久雨”会导致(雨水)过多而浸渍土壤,由此引申出“浸入”这一空间上“外-里”的意象图式。而这一图式映射到中医域就有(邪气)侵犯人体、(病邪)深入及精气、津液等对人体的濡养之意。

2.2.3 隐喻模式下中医“淫”字的义项 为了使用有限的词语去阐释世界更为复杂的现象和概念,人类学会了使用隐喻。中医语言实质上是一种基于隐喻认知的语言^[22]。ICM为语言中的隐喻操作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机制^[6]。Lakoff和Johnson总结了三类常见的隐喻:方位隐喻、本体隐喻和容器隐喻。“淫”这一概念与“久雨”这一自然现象紧密相关,在隐喻类型上属于本体隐喻。本体隐喻指在对客体和物质互动体验的基础上,对它们进行指称、分类、分组和量化,并通过这种方式对他们进行推理^[15]。在意象图式和转喻模式下,“久雨”这一自然现象的各种属性被范畴化和概念化。在隐喻模式下,“久雨”这一自然域概念及其一系列属性和特征被映射到中医域,用来构建对人体生理、病理的理解和认识。

“久雨”两大属性——“时间长”及“雨量大”,映射到中医域分别表示“大、过、甚”和“(病邪)久稽”两层含义。“久雨”导致的“浸入”这一现象,在中医域则不仅隐喻了“(邪气)侵扰”“(病邪)深入”“濡养、滋养”3个生理病理现象,而且还隐喻身体如“浸淫状疼痛”这一临床症状^[18]。另外,中医诊断的基本原理为“以我知彼,以表知里,以观过与不及之理,见微得过,用之不殆”^[23]。可见,在中医中“过与不及”皆为病理状态。因此“大、过、甚”进一步概念化为中医特有的病证名,以形象表达疾病的临床表现,如“白淫”“四淫”等。

2.2.4 转喻模式下中医“淫”字的义项 转喻模式多发生在同一认知域中。转喻认知模式的发生是基于人们对某一事物显著特征的认知,且这一认知在同一文化语境中被人们普遍接受。“久雨”可引发“洪涝”等灾害,因而在转喻认知模式下“淫”成为“灾害”的指称。自然域“灾害”这一概念通过隐喻映射到人体则表示引发疾病的病因概念:(病)邪和欲望、邪念。

3 《黄帝内经》中“淫”字的英译探析

笔者统计了《黄帝内经》李照国译本^[24](下称李本)和吴连胜、吴奇译本^[25](下称吴氏父子本)中79个“淫”的译文及频次。(见表2)通过对分析,结合ICM,提出《黄帝内经》中“淫”字各义项的建议性译文,并探讨不同认知模式下对应的翻译策略。

3.1 《黄帝内经》中“淫”字两个译本译文统计分析 由表2可见,李本和吴氏父子本这两个《黄帝内经》代表性英译本的翻译方法和风格迥异,两个译本对“淫”字同一义项都没有统一的译文。中医典籍中类似的多义词现象很普遍。有必要探讨多义词的系统翻译思路和方法,助力中医翻译的标准化建设。

3.2 ICM下《黄帝内经》中“淫”的英译探析

3.2.1 命题模式:直译建立认知联系 对于多义词而言,基于身体经验直接衍生的义项比较容易理解,而有一些义项是在想象基础上的概念化和推理,理解起来相对困难^[9]。“久雨”是“淫”字的原型义,其产生源自人对自然界客观现象的观察。人类的生理构造和心理基础具有同质性,不同民族的生活体验与社会实践具有较大的“相似性”^[26]。对于“久雨”这类自然界客观存在的现象,人们对于它的理解不需要过多的认知加工。在翻译过程中,处理这类在目的语文化中有对应概念的术语时,可采取直译的方法。在李本和吴氏父子本译文中,“excessive rain”和“enduring rain”两个译文,前者强调“数量或体积上的不合理”^[27],后者突出“持续时间长”^[27]。虽然两个译文的侧重点稍有差异,但这两个词基本上分别将“久雨”两大属性——雨量大、时间长译出。因此,《黄帝内经》中“淫”字做“久雨”解时可直译为“excessive rain”或“enduring rain”。

3.2.2 隐喻模式下“淫”的英译 除“久雨”外,《黄帝内经》中“淫”字的其他义项均是在隐喻模式下衍生而来。中医“天人相应”和“整体观”的认知方式使其语言天然地具有隐喻性,因而隐喻成为解构与认知中医学的重要手段。本小节将“淫”字9个义项根据隐喻来源的基础分为四类:基于命题模式的隐喻、基于意象图式模式的隐喻、基于转喻模式的隐喻以及基于隐喻模式的二次隐喻。

3.2.2.1 基于命题模式的隐喻:意译传达源语内涵 “(病邪)久稽”和“大、过、甚”两个义项是由“久雨”两大属性——时间久、雨量大映射到中医域而衍生的含义。因为这两个义项与“久雨”这一自然现象联系较为紧密,所以在翻译时要尽量构建译文与“久雨”这一普遍认知客体之间的联系。上述两位译者的译文并未构建其隐喻义项与原型义项“久雨”之间的联系,从而不能在目的语文化中系统地构建“淫”这一概念的认知。对于直接基于命题模式衍生的隐喻义,其英译可以以“原型”为参照点采取意译的方式。如“(病邪)久稽”可译为“endure/enduring”,以形象地传达持续时间长这一特点。而“大、过、甚”是以“雨量大”这一自然界反常状态来隐喻人体的病理状态,这也是中医“以常衡变”诊断观的体现。因此,“大、过、甚”则可用“excessive”来翻译,以强调“数量、程度的不合理、不合适”。

3.2.2.2 基于意象图式模式的隐喻:根据图式对应关系采取不同翻译方法 基于意象图式模式衍生的隐喻义是基于“久雨”在意象图式认知模式下产生的“浸入”这一概念映射到中

表2 《黄帝内经》中“淫”字译文及频数统计

序号	义项	李本		吴氏父子本	
		译文	频数	译文	频数
1	久雨	①excessive rain ②rainy season ③省译	1 1 1	①enduring rain ②the long and spell of wet weather ③省译	1 1 1
2	(病邪)久稽	①retention ②省译	1 1	①retain long ②turn to worse	1 1
3	大、过、甚	①exuberance ②hyperactive ③省译 ④overflowing ⑤febrile disease ⑥extensive	1 1 1 1 1 1	①going beyond ②abnormal ③Yin energy ④running rashly ⑤excessiveness of ⑥warm-heat ⑦Evil	1 1 1 1 1 1 1
4	濡养、滋养	①nourish	2	①moisture ②soak into	1 1
5	(邪气)侵扰	①attack ②Xie (Evil) ③excess ④affect ⑥excessive ⑦penetrate ⑧invade	1 1 1 2 6 1 2	①hurt ②省译 ③invade ④injure ⑤reach ⑥in prosperity ⑦penetrate	1 1 1 8 1 2 1
6	(病邪)深入	①overflow (ing) ②loss of essence ③spreading ④disperse	2 1 2 1	①unimpeded ②infiltration ③disperse ④penetrate ⑤run rashly	1 1 2 1 1
7	症状名	浸淫 ①acute eczema ②省译 淫泺 ①lassitude of the body ②lingers ③aching	1 1 1 1 1	①erosion of sore ②Infestation ①aching and painful ②sore and weak ③省译	1 1 1 1 1
8	(病)邪	①pathogenic factors ②disease ③excessive ④predominant ⑤Xie (Evil)	7 2 16 6 2	①disease ②energy ③省译 ④evil ⑤evil-energy	1 20 1 7 4
9	欲望、邪念	①obscenity and avarice ②excessive desire ③chronic loss of Yin (sperm, Essence, blood, Yin-fluid, ect.)	1 1 1	①obscenity ②floating ③nocturnal emission	1 1 1
10	病证名	白淫 ①Baiyin (leukorrhea or spermaturia) 下淫 ①loss of Essence 四淫 ①Siyin (Four-Extension)	1 1 1	①nocturnal emission and leukorrhea ①the infiltration to the lower warmer (下焦) ①inflammatory disease of foot	1 1 1

医域衍生而来的。中医将人体视为一个容器,内在脏腑看作是小的容器。让身体和脏腑容器化,使之具有一定的空间和界限,可以贮存有形或无形的物质,生理情况下有物质和能

量的交换,病理状态下有病邪的出入等,从而形成了一系列中医容器隐喻^[26]。图式理论将源语与译语之间的对应关系分为:图式重合、图式相似、图式冲突与图式空缺^[27]。以“淫”为

例,“雨水浸入”这一意象对应着中医“(邪气)侵扰”“(病邪)深入”等病理概念。虽然邪气、病邪是中医特有的概念,但“浸入”这一现象在许多文化中都有相似的认知。此类图式属于图式相似,在翻译时可采取意译方式进行图式调整。笔者建议参照两个译本中的译文,将“(邪气)侵扰”和“(病邪)深入”译为“invade”。该词意为“侵犯、闯入(某个地方)”^[28],可以形象地向目的语读者传达(邪气/病邪)侵犯、深入人体这一认知。

基于意象图式的另一隐喻义为“濡养、滋养”,该含义在《黄帝内经》中指精微物质(气、血、津液)对于筋和脉的濡养作用。“精微物质”虽然在西医中没有对应的概念,但其与现代医学中“营养物质”基本等同。“濡养、滋养”这一含义在中西方语言中有相似的认知,且表层含义和深层含义基本一致。此类图式属于图式重合,可采取直译方法激活图式。李本采取译文“nourish”,该词意为“营养、(使)健壮”^[28],很好地传达了精气、津液等营养物质对于人体的濡养作用。因此,“nourish”可作为“淫”做“濡养、滋养”解时的建议性译文。

除了上述3个义项外,“浸入”这一意象图式概念还隐喻中医临床症状(浸淫、淫泺)。如《玉机真藏论》中“太过则令人身热而骨痛,为浸淫”中“浸淫”表示疮痈证,其症状表现为“身热而肤痛如灼,如浸淫状”^[18]。相似用法在《气交变大论》中也有一处。此外,“淫泺”也是一个表示临床症状的名词,见于《气交变大论》和《厥病》两个篇目中,表示“酸痛无力之意”。这两个症状术语在西医中并无含义一致的表述。这类图式属于图式空缺,需在目的语中重建图式。人体这两个症状对于有着相同生理结构的人来说不会产生理解上的困难,因此可以采取意译的方法重建目的语图式。“浸淫”借鉴吴氏父子本的译文“erosion of sore”以传达肤痛浸淫之状;“淫泺”可参照李本译文“lassitude”,向目的语读者传达心身失养而致的乏力之感。

3.2.2.3 基于转喻模式的隐喻:“音译+注释”保留源语特色 “(病)邪”和“欲望、邪念”都是中医里的致病因素,可以导致人体的疾病。前者是中医里特有的病因学概念,泛指所有能引起机体发病的因素^[29]。而后者则是(病)邪的下属范畴概念,属于“房事不节”“饮食失宜”“七情”等内邪。“(病)邪”体现了中医学独特的认知病因的概念,在西医学中无对应概念。此类情况下可以选择“音译+注释”,音译以保留中医特色,同时括号内加注可建立目的语读者的认知。而“欲望、邪念”是“(病)邪”范畴的某一类致病因素,是一个具体所指。且该词在目的语中存在涵义一致的词汇,因此可采取直译。通过分析表2中两个译本的译文,笔者认为“(病)邪”可以结合李本“pathogenic factors”和“Xie(Evil)两个译文,改成“Xie(pathogenic factors)”。而“欲望、邪念”则需要辨明具体所指,因为《黄帝内经》中“欲”可指“情欲、色欲”,也可指人的“物欲”^[29]。前者可以译为“obscenity”,后者则可译为“avarice”。

3.2.2.4 基于隐喻模式的二次隐喻:根据病证名的对应情况采取不同翻译方法 上文所述的三类隐喻是分别以命题模式、意象图式模式和转喻模式为基础的隐喻。从“典型效应”^[30]来看,上述三类隐喻衍生出的义项与“原型义”相似度更高,具有更高的典型性。而本小节将要探讨的一类隐喻是在隐喻

模式衍生义基础上的二次隐喻。在这种情况下,“隐喻义”与“原型义”之间的相似性减弱。“淫”字“大、过、甚”之意是由“雨量大”这一属性映射到中医域衍生而来,即“大、过、甚”已是自然域映射到中医域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大、过、甚”又被映射到疾病域,体现了中医以常衡变的诊断观。

“淫”在《黄帝内经》中的疾病名中多意为“甚”。如“白淫/淫”指白物甚多,既指男子滑精,也指女子带下病^[18];“下淫”指便溺、精液、浊带等甚多^[17];“四淫”指发于足心、足背,状如大痈的一种急症^[20]。上述3个病证名以“淫”隐喻疾病的症状表现,是中医典型的隐喻类病证名。喻体“淫”在病证名中是对客观症状的描述。此类病证名宜以直译为主,最大程度地体现疾病特征,还原古代中国人对疾病的认知^[31]。根据病证名在西医中的对应情况分别采取借译、意译或西医疾病类型+发病部位的方法。“白淫”与西医中的“滑精”“带下病”含义一致,因此直接借用西医病证名“nocturnal emission”或“leukorrhea”,根据语境灵活选用。“下淫”为人体津液过度耗散病证的统称,可以意译为“excessive loss of body fluid”。“四淫”为足部肿疡之一^[32],表现为足心、足背肿大。该病的表现与西医痈疮类疾病一致,因此建议“四淫”以“西医疾病类型+发病部位”翻译,译为“inflammation on foot”。

4 ICM下中医术语的翻译模式

综合上述分析,本节提出ICM下中医术语的翻译模式。(见图3)根据术语义项衍生的认知模式,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与方法。对于命题模式下衍生的“原型义”,在翻译时采取直译,以激活目的语文化中相似的认知。对于不同认知模式下映射到中医域的“隐喻义”,则需要根据其隐喻发生的基础具体分析。基于命题的隐喻,意译为主以传达源语的内涵。基于意象图式的隐喻,需判断源语图式和译语图式的对应关系,分别采取直译、意译的方式。基于转喻模式的隐喻,由于该模式下的义项涉及认知范畴的变化,则需采取“音译+注释”的方式建立目的语读者的认知。基于隐喻基础上的二次隐喻,即由一个域往另一域再次隐喻,这类认知模式下的概念与“原型”差距较大,需具体分析病证名在西医中的对应情况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完全对应时采用借译,部分对应时采用“疾病类型+发病部位”的模式翻译,不对应时采用意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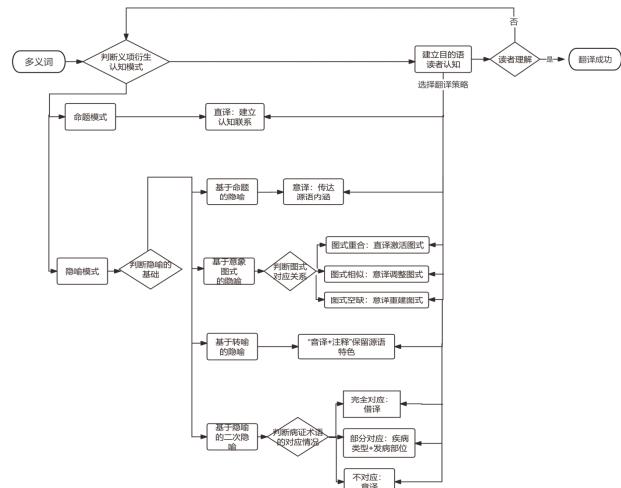


图3 ICM下中医术语的翻译模式

5 结语

本文以认知语言学ICM为理论框架,探究《黄帝内经》中“淫”的认知模式及其英译策略。通过分析发现,《黄帝内经》中79个“淫”字共10个义项,“淫”字义项在命题、意象图式、隐喻和转喻4个认知模式综合作用下衍生出来。命题模式衍生出多义词“淫”的“原型”义项,是语义范畴建立的基础。“原型义”在命题模式、意象图式、转喻模式和隐喻模式基础上衍生出“淫”的隐喻义。根据衍生义项认知模式的不同,本文提出中医多义词的系统可操作的翻译思路和方法。

语言是认知的外在表征,研究语言的形式、语言的意义可以探究人类普遍的认知能力。中医典籍承载着中医几千年的发展智慧,中医语言蕴含着中医对于自然、人体和疾病的独特认识。从ICM出发,探究中医多义词的含义及其背后的认知模式,有助于对中医概念的理解,并促进中医概念的准确英译。本研究以《黄帝内经》中“淫”字为例,探讨ICM理论框架下中医多义词的翻译模式,追求中医术语翻译的系统性和学理性。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拓展研究语料,检验该理论指导下中医翻译的方法学贡献。

参考文献

- [1] 王寅.语义外在论与语义内在论:认知语言学与TG语法在内在论上的分歧[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02,25(5):23-30.
- [2] 赵丽梅.《黄帝内经》的术语范畴化与翻译研究[J].云南中医学院学报,2022,45(2):86-89.
- [3] 杨渝,陈晓.基于原型范畴理论的《黄帝内经》情志术语翻译研究[J].中国翻译,2023,44(2):152-159.
- [4] 李莉,张森,潘玥宏.《伤寒论》中一词多义的原型范畴化认知及其翻译策略[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8,38(11):1392-1394.
- [5] 李莉.原型范畴理论下《伤寒论》一词多义现象英译研究:基于Nigel Wiseman译本和罗希文译本[D].南京:南京中医药大学,2020.
- [6] 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135.
- [7] 吴迪龙,赵艳.ICM视域下语义省略的认知解读[J].外语电化教学,2010(5):70-73,79.
- [8] 王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203.
- [9] GAO W. Coherence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An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 perspective[D]. Edinburgh:Heriot-Watt University,2011.
- [10] FILLMORE C J. Frame semantics[J]. Cognitive linguistics: Basic readings,2006(34):373-400.
- [11] JOHNSON M. The body in the mind: 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 imagination, and reason[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3:78.
- [12] TALMY L. Semantic structures in English and Atsugewi [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2.
- [13] LANGA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ume II: Descriptive application[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 [14] HAMPE B. From perception to meaning: Image schema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M]. Berlin/New York: De Gruyter Mouton,2005.
- [15]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28.
- [16] SURETTE L. Metaphor and metonymy: Jakobson reconsidered[J]. Univ Tor Q,1987,56(4):557-574.
- [17] 陈农.《内经》中的“淫”字训解[J].医古文知识,1999(4):33-35.
- [18] 卫云英.以“精”、“淫”为例谈《内经》中的一词多义现象[J].山西中医,2000,16(3):55-56.
- [19] LAKOFF G. Cognitive models and prototype theory[M]//EVANS V, BERGEN B K, ZINKEN J. The Cognitive Linguistics Reader.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7:130-167.
- [20] 邢汝雯.黄帝内经-灵枢篇[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
- [21] 许慎.说文解字:三十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3:241.
- [22] 贾春华.中医学:一种基于隐喻认知的语言[J].亚太传统医药,2009,5(1):11-12.
- [23] 乔世杰,王章林,付超,等.中医诊断基本原理中的象思维运用[J].中医学报,2022,37(11):2261-2264.
- [24] 黄帝内经·素问[M].西安: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2005.
- [25] 王冰.黄帝内经[M].吴连胜,吴奇,译.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 [26] 方宝,吴红瑶.中医隐喻及其翻译[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24,44(7):874-880.
- [27] 温海煜,曹惜惜,陈铸芬,等.图式理论视域下《金匮要略》病证名英译研究[J].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2023,18(2):415-418.
- [28]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3.
- [29] 陶林,陈凯,刘玉良.《黄帝内经》论“欲”[J].中医文献杂志,2023,41(5):48-51.
- [30] ROSCH E, SIMPSON C, MILLER R S. Structural bases of typicality effects[J]. J Exp Psychol Hum Percept Perform,1976,2(4):491-502.
- [31] 苏琳,周恩.《黄帝内经》隐喻类疾病名英译的现状与对策[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23,29(9):1535-1539.
- [32] 李经纬.中医大辞典[M].2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468.

(收稿日期:2025-02-04 编辑:罗英姣)